

合鐫三書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也所著書甚富其行
本曰診家正眼以審脈也曰本草通玄以辨藥也其
藏本曰病機沙篆則治法備焉尤爲枕中秘云予猶
子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鐫之顏曰士材三書而問
序於予予非越人烏知醫道哉然嘗讀史記至倉公
傳而異之夫司馬氏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
解刀圭鍼砭猶太倉公之不識象緯曆數也其所據
以立傳者不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事耳然大

倉之名卒得太史公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
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我念之天下之物可以生人
殺人者惟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用兵也必
察其地之高下險易料其眾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
劫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診其脈之浮沉遲數
體其性之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施焉故將
之操縱在心非營壁刁斗之謂也然讀孫吳之書諳
五花人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而亦不至於敗醫之
感通在意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岐黃之經熟五

氣九藏之理雖無萬全之術而亦不至於亡吾聞李
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一方出人或相與駭
之然投之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參伍古今
窮究標本變化而不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蓋
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殺人者什七殺於法
猶可救也殺於意不可有也昔人謂意之所解口莫
能宣其筆之書者成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
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定矣且先生晚年精於二代
故其名書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焉將使讀

其書者譯貝葉而參三要之禪觀金丹而悟九還之
口則又未可以醫道盡先生也生洲之先有思齋公
爲吾宗和鵲必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進焉故其
誤爲壽世青編頗多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
亦樂舉師說爲生洲勉故不辭序之若此太史公曰
守數精明爲名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予於先生
亦云

康熙丁未夏五吳門尤侗題于看雲草堂

台刻士材三書序

學者多稱五帝尙矣其書內多湮沒不傳儒者表章六經斷以典
謨爲首非特信所可信亦以詞旨雅醇足以啟人誦習非苦古文
奇字離奇佶屈不可以句讀求也獨至醫道之書則遠祖炎黃其
文簡質古奧非經箋釋不克盡通其蘊間有自首編摩徒知隅幅
而無從入其堂奧者無怪乎習醫者多而神明斯道者鮮也夫良
醫之療疾猶良將之用兵虛實強弱標本先後無異敵人之有堅
有瑕有眾有寡也尺寸以測之形色以驗之無異斥埃以探之間
諜以察之也鍼砭藥石以搏去其邪無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也
至於寒熱溫涼各適其宜奇偶重輕各得其用又無異兵家之使
許使食用奇用正也暗於料敵者不能以決策拙於用眾者不能
以制勝而疎於偵候者亦無由以料敵三者不備而能百戰百勝

者古未之有也醫之爲道何獨不然而顧可以易視之邪自靈素
以來代有作者然或詳於病機略於察脈或止明診候不及證方
或徒標治法罕明藥性如本草有經傷寒有論脈經有書非不足
補前人之未備而其聞意見之專神思之熟固有各得其一而難
以相着者矣矧其下焉者乎且世運由淳而之漓民質亦隨時而
漸溥地形有高下之各異治法亦遂有南北之殊宜泥於占者不
可愈今疾拘於方者不能療法人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乃求之
往哲鮮有全書間有集者亦不過彙諸家之言以供後人之採取
未有折衷簡約獨標指歸炳若日星昭如雲漢足爲後學之津梁
如吾李夫子者也夫子心通杳冥識參造化其餘治病不啻如探
吳之行軍應變出奇不拘成律而所向披靡目無堅壘其所生全
蓋不知其幾于萬類矣而又恐從心之巧不能喻諸人人可以澤

一時不可以壽萬世於是出其所得筆之爲書用廣仁慈俾無失
闕研精四十餘年上自軒岐下迄百家靡不殫究爰能會通眾說
貫穿羣言去膚取精黜俚崇雅使讀者得其一言片語猶足開拓
心胸一空障翳況或睹其全哉 乘自髫年卽親承指授提命之暇
因得徧窺先生所著書書凡數十種其先已行世者亦旣懸諸國
門尊爲不刊之典矣其未經流布者尙多 乘何敢秘諸篋笥與諸
同門互相校讐取其尤切於用白急爲登梓庶幾先生之苦心不
致泯沒於將來也今三書具在將明乎虛實強弱標本先後以施
治療之方則沙篆備矣將欲按脈察色審聲望氣以知病之所由
生則正眼詳矣將欲辨氣別味隨溫涼寒熱以攻疾去邪則通元
要矣高明者潛心玩索可以上上幾化神淺近者進而通之亦足以
驅滌固陋各都大邑固當奉爲養生之經下里窮簷無難構爲琢

危之秘以視夫高語神黃無裨實用者相去遠矣。乘因讀是書而有感焉。人之有生。賊形於天。受身於親。亦云重矣。內則情欲蕩之。外則客邪乘之。其所以致病者。多端。雖善攝生者。亦難保其百年無疾而不自愛者。復益之以恣縱荒耽。一旦有疾。遂委之庸醫。倚爲司命。彼爲醫者。往往師心自用。微利圖功。或謬矜世傳。或自誇獨得。未能深究靈闈之典。輒復以人爲試。良可憫也。故時俗所恃者。訛傳之脈訣。僞托之珠囊。卽如近代醫學等編。猶或苦其浩博。若其他淵邃者。又無論已。觀先生諸書。得無有惘然若失者乎。此乘所以不容已於校刻也。世之讀父書者。旣不足以將兵而司焉。孫吳之徒。又不能以世出信乎斯道之難。其人也。後之攻醫者。識是編焉。得用兵之義。神而明之。其於療疾也。何有。

康熙丁未孟春旣望門人尤乘生洲氏題於吳趨里

增補診家正眼序

天下操生殺之權者惟君與相耳乃權位而外又有醫士焉人知若相不易爲不知醫士尤不易爲蓋若相之生殺人也其道顯而共聞醫士之生殺人也其道微而難辨其難辨者何哉藏府在內以三指測之稍有謬誤生死攸分故昌黎有云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脈不病雖瘡不害脈病而肥者死也西晉王叔和氏所著脈經其理淵微其文古奧讀者未必當下領會以致六朝高陽生僞訣得以行於世而實爲大謬士材李夫子以良相之才而屢困場屋數奇未遇旁通黃岐之學遂登峰造極足以繼前賢而開後學著爲正眼一書眞暗室一燈與叔和脈經並不朽於霄壤間孰謂良醫之功不與良相等哉向有原刻始於本朝庚寅惜乎卽惟散失越十年予

重加考訂付之剞劂後復校本草通玄病機沙篆合爲二書行
世以來將五十年使遐陬僻壤咸得私淑李夫子矣柰其板將
頽且更思有未詳如四診之類潛補無遺重登梨棗今四方君
子讀之悟其理以大其用而醫士之不易爲者可其爲焉豈不
甚快吳下門人尤乘拜題

診家正眼序

嘗聞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固知齋於天者，不能豐於人也。天與人交，受其極而道濟天下，則吾師李先生真其人矣。昔先文敏公與吾師尊人震瀛先生暨長公念山先生，兩世年譜且以大道旦晚就商於吾師，最稱契密。稟也以故稔生平甚悉。吾師以七先才春秋十二，輒童試冠軍觀場者九。副榜者再，而奇於遇遂，隱居樂道，受詔蒞於尊宿，不復向人間染世牒矣。無奈證岐黃之微者四十餘年，著靈蘭之典者廿有餘種，且名滿天下，安得不屢滿戶外耶？慈願弘深，既嘘當世之枯，復振千秋之鐸。昨自六朝以至今日，脈義晦於高陽，今古羅于幽谷，因撰脈書二卷，撥其霧宵，藤窠措之光天，化日在內，經為印泥之契，在偽訣為取門之針。命之曰正眼者，亦獨竺乾氏

之摩醯眼開着着用中遂覺舉世之內眼皆偏耳是刻普通行
使天下後世有遵途之適無亡羊之數軒岐已墜之統一朝而
續其神燈則所懷者不已大而所沒者不已深乎虞之立雪於
師門也裘葛甫更而曠聾差醒竊其餘緒以徵諸指下幾於聲
應响而影隨形也不謂當吾世而上池之水依然也在也爾斟酌
焉而飽滿焉而分其潤以潤世焉縱不能壽天下以繩免聊且
壽一方以寄志而受光於正眼也宏矣太史公曰人之所病病
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茲且挾正眼爲指南上讀三墳下綜百
家以療道少之病虞即嗇於天乎而習眼眾神將與造物者衡
矣斯初心慰矣

門人董虞晉臣百拜撰

凡例

一脈經撰自叔和歌訣僞于五代俗工取其便利不究原委家傳戶誦熟在口頭守而勿失寧敢於悖內經不敢於悖口訣吾師是以辭而闢之援據經旨燦列圖文日月既已昭矣燭火其將熄乎

一醫者人之司命脈者醫之大業此神聖之事生死反掌之操者也俗人不知藉此求食佯爲診候寔育無所知不過枯守數方徼幸病之合方未必方能合病也或高乎此者亦影響成說耳吾師考據古今衷極理奧而皆本乎心得妙有神遇未抽之緒斯吐有漏之義用補故非勦襲之詞有異雷同之旨

一玄黃猶可辨似之渺難明如緩與遲相類而緩豈遲之謂微

與細同稱而微非細之形一毫有誤千里全殊俗工乃敢信
口妄指欺所不知每念及此可勝浩歎是尤吾師之神測獨
秘授及門者茲乃不惜龍珠爲人拈出千古上下厥功偉矣
一天人同體時日異候理有預徵機嘗先見吾師攻之六經配
以諸部精推密察溯往知來未病而知其將病已病而知其
將瘥斯真隔垣之視秦鏡之懸也

診家正眼目次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述

門人尤 乘生洲父增補

一卷

脈之各義

氣口獨以為五藏主

脈辨至數

日夜五十營

診貴平旦

寸關尺之義

增補

三焦分配三部

重輕審察

陰陽辨別

內經分配藏府定位

增補

六氣分合六部時日診候之圖

政運有不應之脈

增補

八迎氣口

脈分四時六氣

脈分四方

脈分五藏

五藏平脈

五藏病脈

五藏死脈

五藏真脈

脈以胃氣為本

脈貴有神

神門脈

反關脈

衝陽太谿太衝

增補

男女脈異

增補

老少脈異

因形氣以定診說

增補

脈無根有兩說

女人脈法

小兒脈法

諸病宜忌脈

怪脈

七診

先問後診

望色

色脈

形診

聞聲

問因

望舌